

飞扬，我有我的方向

徐志摩

我
用
尽
一
生
，
只
为
寻
你

万丈诗情洗尘心

你的明媚，我的忧伤

爱是一场最好又最坏的修行

吉家乐
编著

当
徐
志
摩
遇
上
林
徽
因

遇见你是我最美的意外

悄悄是别离的笙箫

XUZHIMO 你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

我
用
尽
一
生
，
只
为
寻
你

徐志摩



吉家乐
编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徐志摩:我用尽一生,只为寻你/吉家乐编著. --

北京: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,2018.2

ISBN 978-7-5158-2190-0

I. ①徐… II. ①吉… III. ①徐志摩 (1896-1931)

—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2620 号

徐志摩:我用尽一生,只为寻你

编 著:吉家乐

责任编辑:林立

装帧设计:北京东方视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

责任审读:魏鸿鸣

责任印制:迈致红

出版发行: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2018年8月第1版

印 次: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710mm×1020mm 1/16

字 数:200千字

印 张:16

书 号:ISBN 978-7-5158-2190-0

定 价:48.00元

服务热线:010-58301130

销售热线:010-58302813

地址邮编: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A座

19-20层,100044

<http://www.chgslcbs.cn>

E-mail: cicap1202@sina.com (营销中心)

E-mail: gslzbs@sina.com (总编室)

工商联版图书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

请与印务部联系。

联系电话:010-58302915

前言

他说：“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，得之，我幸，不得，我命，如此而已。”他想作诗便作一手好诗，并为新诗创立新格；他想写散文便把散文写得淋漓尽致出类拔萃；他想恋爱便爱得昏天黑地无所顾忌……他，就是徐志摩。

徐志摩，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市硖石镇。“志摩”是在1918年去美国留学时他父亲给另取的名字。说是小时候，有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，替他摩过头，并预言“此人将来必成大器”，其父望子成龙心切，即替他更此名。徐志摩是徐家的长孙独子，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生活。小时在家塾读书，11岁时入硖石开智学堂，从师张树森，从而打下了古文根底。1910年入杭州府中学，与郁达夫等同窗。1915年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。1916年赴天津，进入北洋大学预科。1917年随学校合并进入北京大学法科，拜梁启超先生为师。1918年赴美留学，两年后为追随罗素而到了英国，在伦敦大学、康桥大学（即剑桥大学）深造，获得硕士学位。在康桥两年，他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。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。1922年回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。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，集中了当时文坛上的很多精英。1924年与胡适、陈西滢等创办《现代评论》周刊，任北京大学教授。1925年赴欧洲，游历苏、德、意、法等国。1926年在北京主编《晨报》副刊《诗镌》，与闻一多、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，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。同年移居上海，任光华大学、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。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，次年《新月》月





刊创刊后任主编。1930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。1931年年初，与陈梦家、方玮德创办《诗刊》季刊。同年11月19日，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，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，机毁身亡。

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坛最具特色、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，他是开一代诗风的“新月派”的主将，被誉为“中国的雪莱”，对我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谈话是诗，举动是诗，一生都是诗，没有他的诗坛是寂寞的。他的诗风格欧化，在艺术形式上富于变化，但又不失整饬；语言清新，洗炼，以口语入诗，但又不失文雅；音乐性强，但又不囿于韵脚，追求内在的节奏感和旋律美。他的大量诗作在情感的宣泄、意境的营造、节奏的追求和形式的探求等方面，都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启迪，体现了其特殊的美学价值。

他的小说作品虽数量不多，但也颇有新意，既有散文化特色，又有西方现代小说的意味。他喜欢用诗的句型、艳丽形象的比附、抒情的笔调，因而，在作品中，多带有浪漫的抒情色彩，具有“独特的华丽”的格调。

他热爱交际，在他的交友名单里，几乎囊括了所有民国同时期杰出人士的姓名。他感情经历丰富，和他相关的女人都是名门才女。他把爱情演绎到了极端之处，情烈时是极端的快乐，情去时是极端的悲哀。在这欢喜悲哀中，徐志摩上升为一位情圣式的诗人，他的故事也总是被人提起、叹赏、吟诵。即使在很多年之后，与之有过关联的张幼仪、林徽因和陆小曼，也一再被人们提起。徐志摩的《翡冷翠之夜》、《爱眉小札》更是为后人提供了恋爱的最高典范。

本书记述了徐志摩的一生，从出生到求学到离世。同时，文中还收录了徐志摩的部分经典诗作，会让你看到一个充满文采、充满激情、充满智慧的徐志摩。

目 录

你的明媚，我的忧伤 / 1

关于婚姻，关于自由 / 2

冷漠，婚姻的唯一韵脚 / 8

沙士顿的“同居”生活 / 13

小脚与西服不搭调 / 19

离婚，笑解烦恼结 / 23

你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 / 27

当爱遇到林徽因 / 28

康桥的名士们 / 32

我有一个恋爱 / 37

月下待杜鹃不来 / 40

相随泰戈尔 / 44

万丈诗情洗尘心 / 49

石虎胡同七号 / 50

新月俱乐部 / 55

世上另一个我 / 60

泪浪之争 / 63

志摩的音乐与鲁迅的刀锋 / 67

自负的绅士气 / 71





遇见你是我最美的意外 / 75

小曼是古城光艳的风景 / 76

爱是寂寞的玩笑 / 80

欧游漫录，爱的疗伤 / 86

小曼的挣扎 / 92

功德圆满的离婚宴 / 96

飞扬，我有我的方向 / 99

接手《晨报副刊》 / 100

自己人的文艺圈 / 103

著名的闲话事件 / 107

文人们的“政治疯话” / 113

爱是一场最好又最坏的修行 / 117

古怪而尴尬的婚礼 / 118

新月书店上市记 / 124

婚姻的泥潭 / 127

再别康桥 / 131

北平，不如归去 / 136

古城的旧情旧人 / 140

我若离去，后会无期 / 144

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/ 153

说不出的“我爱你” / 154

你的离去，我的孤寂 / 157

盛世欢宴，曲终人散 / 159

徐志摩其文 / 161

再别康桥 / 162

偶然 / 164

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/ 165

沙扬娜拉十八首 / 167
翡冷翠的一夜 / 172
我等候你 / 176
海 韵 / 180
去 罢 / 183
为要寻一个明星 / 184
雪花的快乐 / 185
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/ 187
苏 苏 / 189
她是睡着了 / 190
她怕他说出口 / 193
我有一个恋爱 / 195
起造一座墙 / 197
客 中 / 198
多谢天！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/ 199
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 / 201
再休怪我的脸沉 / 203
决 断 / 207
两地相思 / 210
鲤 跳 / 213
两个月亮 / 214
你 去 / 216
为的是 / 218
难 忘 / 219
石虎胡同七号 / 220
月下雷峰影片 / 222
雷峰塔 / 223





- 再不见雷峰 / 224
一个祈祷 / 225
悲 思 / 226
希望的埋葬 / 228
草上的露珠儿 / 230
春 / 233
沙士顿重游随笔 / 235
梦游埃及 / 240
威尼市 / 242
地中海 / 244
西伯利亚 / 246
在车中 / 248

你的明媚，我的忧伤



关于婚姻，关于自由

1988年，纽约的一份中文报纸登载了一篇报道：

“据《纽约时报》二十四日报道，近代中国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元配夫人张幼仪女士，已在上周六（二十一日）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纽约的曼哈顿寓所，享年八十八岁……”

张幼仪去世了。

她的离开，终于定格了近代中国文坛上一幅鲜活的情感画面，而那出被几代人评讲的、关于自由与爱情的现实剧，也仿佛随着她的离开，终于散了场。

张幼仪是这出戏中最早登台的演员，最后离场的角色，但她似乎从不是戏台上的主角。直到她谢幕的那一刻，也直到今天，她的名字仍然与“徐志摩元配夫人”的头衔形影不离。不能怪世人忽视幼仪的光芒，只是与她同台的徐志摩如同喷薄的朝阳般，太耀眼。生活在他周围的人，难免陷入他制造的阴影中。其实，不单是张幼仪，哪一个与徐志摩有关的女人，在被人提及时不带着一点儿徐志摩的味道？更何况是被徐志摩拿来、为“新思想”祭旗的张幼仪。

张幼仪最初登场的那一年是1915年。那一年，袁世凯正为了他的千秋帝国梦，紧紧攥着跟日本人签订的“二十一条”；陈独秀在《青年杂志》上竖起了人权与科学的旗帜；孙中山与宋庆龄刚刚在东京举行完婚礼……

国是大家的国，家是个人的家。帝制，人权，科学，这一切似乎



都与海宁硖石徐家的婚礼无甚关联。若一定要说有关，也不过是这场婚礼多少受了些时髦的西洋观念的影响，脱离了中国传统婚礼的形式，是一场“文明”的西式婚礼，没有“拜堂”。

十六岁的张幼仪纱裙曳地，那份被热闹的人群与欢乐的仪式催发出的兴奋、好奇与不安，化作红晕爬上了她的脸庞。尽管她有好几次忍不住想要打量身旁的丈夫，但婚礼的规矩与礼仪阻挡了她的视线。年轻的新娘能做的，只是低顺着眉目，安静等待仪式的结束。

这场婚礼对于张幼仪来说，或许有点突然。在得知自己将要结婚的消息前不久，她才刚刚说服父母，送她去苏州的女子师范学校上学。尽管幼仪深晓，作为女人，自己的前途并不在家人的期望中，因为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是牢牢扎在父辈的心里的女德标杆，千百年了，没有变过。但是，在她生命底色中，潜伏着一种特质，应和了汹涌灌进中国的西方新文化。这让她鼓起了勇气向父母提出上新式学校的要求。

在学校里受到西方教育的张幼仪，聆听了新的主张，但对婚姻的观念，她顺从了中国传统女子的另一种特质——父母之命。不过，确切点说，帮幼仪挑选夫婿的是她的四哥张公权。幼仪还记得那天，她的四哥兴冲冲地从外头回来，告诉她，硖石商会会长徐申如的独子徐志摩，一表人才，气质不凡。论人，他配得上张家的女儿；论家世，海宁首富徐家也配得上张家的显赫的声望。张幼仪，这个聆听了新思想的女性，此时听从了旧言论，甚至没有一点怀疑。

她的丈夫……张幼仪还是忍不住悄悄地将视线移向了身旁的徐志摩。与所有旧中国的婚姻一样，她在婚前与这个男人并没有交集。现在，她也只是看到一个清瘦的侧影。她的丈夫有圆润的额头，鼻子很挺，俏俏地立着，薄的嘴唇抵出温柔的线条。尽管她不了解他，但也并非一无所知。毕竟，徐家公子、硖石的神童、十三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，有谁没听过呢？现在，他已经是燕京大学的预科学生了。他的学问应当要比自己好的，他的思想自然也超在自己的前面；将来，





他还要留洋去的。所以，这时的幼仪最担心的，或许并不是丈夫的为人与前程，四哥疼她，替她看中的人不会有错。显然，她现在最在意的，是她能否跟上这个聪明而新潮的丈夫。

同时，张幼仪的心里对二哥张君勖的感激之情，在今天涨到了顶点。二哥在她三岁那年解开了家人裹在小幼仪脚上的厚厚白棉布，放开了她的小脚。所以今天，她有了一双大脚。尽管这双大脚曾被家里的婆婆、姨妈、姐妹们很是嘲笑了一番，但大脚代表着“新式”呢。所以，今天的她站在这场西式的婚礼上，与西装革履的丈夫，看上去才能如此般配。

张幼仪此刻庆幸她有一双大脚，可她没有想到的是，她这位思想解放的丈夫从一开始，就没有将她的那双大脚放在眼里。就是到后来，也没有。

徐志摩不时瞅瞅身旁的新娘，想起两年前，父亲递给他一张姑娘的照片，说那是他未来的妻子。照片里的张幼仪看不到特别的好，但也不难看。只是生得有些黑，嘴唇似乎也厚了一些。其实，幼仪长着一张典型中国少女的脸，圆润而柔和，沉静的眼里刻着大家闺秀应有的大气端庄。可徐志摩没由来的一阵嫌恶。

他知道，这是父亲精心的安排。徐家的生意，张家的声望，门当户对，天作之合。但他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。这与他在学堂里学到的自由精神相距太远。如果这桩婚事被安排在十年以后，徐志摩也许会高喊着：“我要追求爱的自由与婚姻的权利。”并拒绝父母送给他的新娘。但此刻的他，没有。

也许是他的理想与追求还不够坚韧，也许是父母的命令与张家显赫的声望一起制成的牢笼太坚固，总之，那天他只是将自己的不满，变成了下垂的嘴角，吐出了一句：“乡下土包子。”他与所有中国包办婚姻中的男人一样，甚至没有花时间去了解未来的妻子，便用自己的妥协，将张幼仪日后的生命轨迹，扯进了自己的命运航道中。



这是一场西式的文明婚礼，却脱胎于一场旧式的中国礼制。这或许是徐志摩在面对这次婚姻时，最大的心结。这个结，不但捆住了他与妻子的情感交流，更捆住了他理想中的自由，阻挡他进化成新青年的通道。他觉得，自己尽管穿上了西装却与自己的灵府如此不搭调。新式的衣装，与这骨子里的旧，让自己显得这样滑稽。

徐志摩与张幼仪一起向“旧”妥协了。在那样一个新旧交错的年代里，徐志摩或许并没有意识到，自己将要对抗的东西究竟是何等深刻，或许，他同样没有意识到，当他妥协的那一刻，他与“小脚”的女人并没有质的差别。但徐志摩毕竟曾立志，要“冲破一切旧”。只是在他还没有找到冲破的方式时，一切就在他毫无思想准备时发生了，而他灵魂的一部分仿佛还留在北京的锡拉胡同里。那里，住着蒋百里。

蒋百里是徐志摩姑丈的弟弟。他在早年留学日本期间，结识了当时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海外的梁启超，并拜梁启超为师。回国后，蒋百里时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，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。他的身体里流淌着尚武的血液，怀抱着爱国的热诚。更难得的是，学贯中西的蒋百里，在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同时，在文学与史学方面也有极高造诣，他的书法也深具晋人气韵。

徐志摩在1915年考上燕京大学预科班时就住在蒋百里家。平日里，徐志摩与蒋百里谈时事，聊文学，评历史，讲政治；他敬蒋百里，爱蒋百里，虽然蒋百里长徐志摩十四岁，可徐志摩与他甚是亲近，无话不谈；他是徐志摩口中最亲的“福叔”。与蒋百里的交往，让当时的徐志摩意识到政治的重要性。在一次闲谈中，蒋百里曾对徐志摩说：“青年有了真才实学才能展鸿鹄之志，救国救民。你何不与他们一起出洋去，学西洋之长为己所用。”

这话正说到了徐志摩的心里，此前，他已经有了留洋的想法。当初，他之所以报考了燕京大学的预科班而非本科，就是因为当时的





燕大预科班注重外语的应用，学成之后可以尽快地留洋；此番，加上蒋百里对他的影响，徐志摩更是觉得他在北京的求学生活充满了奋斗的热情。他在锡拉胡同与学校图书馆两头跑，埋头在西方新思想中，闲暇时与友人聊聊戏剧界的“菊选”，别人爱梅兰芳，他独爱杨小楼；兴致到了还会跟朋友打打网球……

福叔劝他留洋时的神情还在眼前，杨小楼的腔调似乎还萦绕耳边，燕京大学图书馆里的墨香还都能闻见，怎么一转眼，自己就与这个不爱，甚至不认识的女人站在一起了？做梦一样。父亲频频的电报是催命的符，那些“男大当婚”、“识大体”、“有利家业”的话是魔咒；祖母最疼自己，可她殷殷的期盼却把那份深厚的荫慈变成了最重的包袱。于是一切就这样发生了。其实徐志摩心里清楚，与张家的联姻，不过是他的父亲在为独子规划前程的棋盘中，落下的一颗棋子而已。

父亲徐申如是个精明的商人，他的一生都在用精准的眼光打造生活中的一切。在他所有的实业中，有两件事最值得骄傲：第一件，是他在1908年联合了海宁的绅商，克服了重重阻力，硬是让拟建中的沪杭铁路生生拐了个弯，穿过了硖石，成就了海宁硖石地方几代人的福祉；第二件，便是儿子徐志摩。别的不说，单单是他为了让儿子的书法水平有所长进，便将当时的上海寓公、后来的“伪满洲国总理大臣”、著名书法家郑孝胥，聘作儿子的书法老师。这次，尽管儿子已经与张家小姐有了婚约，尽管他本应让儿子尽早将张幼仪娶进门，但他仍然顶着张家人的反对，亲自将儿子送上了北京最好的大学。可以说，这个精明的父亲在儿子的培养上，同样用上了他聪慧的经商头脑。现在，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回来成亲了。

张家现在的名望不一般。看中自己儿子的张公权是当时的浙江都督府秘书，将来大有作为；而张幼仪的兄长张君勱则是有名的法学家，与梁启超过从甚密。徐申如再次以他精准的眼光，准确地预见未来的张家兄弟在中国未来的政界与财经界中，呼风唤雨的地位。与这样

一个有钱权有名望有修养的上流社会家庭联姻，徐申如没有再拖延的道理。于是，给儿子派几封电报，对他进行几次动情地说理，徐申如便为他自己谋回了一个好儿媳。

这种境况下的徐志摩，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，他成了那个变革时期的精神缩影。或许很多东西可以在朝夕间改变，但也有许多东西无法轻言抛弃，比如孝道。这一点，即便是在他走出硖石，跳进那些欧洲思想家行列的那一天，也仍然无法割弃。

但他仍然得做些什么。于是，一场热闹的婚礼之后，他选择了冷漠。





冷漠，婚姻的唯一韵脚

冷漠，是这场婚姻唯一的韵脚。它的第一个音节奏响在张幼仪死寂的新房里。新婚之夜，洞房的花烛下，徐志摩一句话都没有对幼仪说，幼仪也不知该用什么，来打破她与这个陌生丈夫间的沉默。后来，徐志摩离开了，躲进了奶奶的房间。只是，他的坚持仍是敌不过长辈的希望。几天后，徐志摩在佣人的簇拥下，踏进了新房。

两年后，张幼仪怀孕了。关于这一点，浪漫的诗人有自己的解释，他说：“爱的出发点不定是身体，但爱到了身体，就到了顶点；厌恶的出发点，也不定是身体，但厌恶到了身体，也就到了顶点。”

徐志摩并没有因为肉体而将对幼仪的爱推到顶点，相反，他对张幼仪的厌恶，却因肉体达到了顶点。有一次，徐志摩在院子里读书，忽然觉得背痒，于是便唤佣人帮忙。一旁的张幼仪想，这样的事情何必佣人动手，于是便凑近了替丈夫解痒。可是她没有想到，徐志摩仅仅用一个眼神，便拒绝了她的献出的好意。那个眼神轻蔑、不屑、冰冷刺骨，多少年以后，张幼仪回想起来，仍然不寒而栗。

幼仪其实是个很好的太太，但凡认识她的人总是对她印象极佳。时人曾评价张幼仪：“其人线条甚美，雅爱淡妆，沉默寡言，举止端庄，秀外慧中，亲故多乐于亲近之……”徐志摩的好友梁实秋也说：“她是极有风度的一位少妇，朴实而干练，给人极好的印象。”幼仪也是个很好的儿媳妇。她在徐家克守着一个好儿媳的本分：她帮着公公徐申如操持庞大的家族生意，照顾婆婆，管理徐家的下人，家事人际操持得井井有条。为了照顾公婆，她甚至放弃了继续上学的机会。婚